



髮搖烟燭系列

关心我
我的心

掠

我的爱火
是你胸口热烈燃烧的情焰

台湾 王婷

关火撩我心

王婷 著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责任编辑:晓 涛

封面设计:文 苑

鬃摇烟碧系列

关火撩我心

(台湾)王 婷 著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20 号)

内蒙古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:6 字数:128 千字

1999 年 10 月第 1 版 199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3 000

ISBN 7-204-03243-8/I·557 定价:9.80 元

楔 子

金阁女中是一所位于台北市近郊的私立贵族学校，校地广大，景色优美怡人，以一流师资、完善的硬件设备而闻名。在这以升学主义为主的功利社会里，仍秉持“因材施教”的信念，以独特的教学方式里养出许多特殊专长的明日之星，大大提升了学校的知名度。所以虽然它学费昂贵，仍使大家趋之若鹜。

夕阳西下，又是黄昏时刻。由于周休二日的关系，许多住在宿舍的学生，都趁这难得的假日回去和家人团聚。理应空无一人的校园，此刻却从计算机教室传出敲键盘声。

偌大的教室里，一个有着及腰长发的纤细身影正埋首计算机前，聚精会神地看着屏幕所显示的消息。

极度机密档案

输入口令：xxxxxxxx

任务类别：猎杀

猎物名称：田冈义泽，识别代码：TE3722

身分：D型帮派帮主

罪行：以下犯上，不服从“七曜”指令，骚扰“阁夜”堂口，制造帮派火并，屡劝不听。

关火撩我心

任务难度：C

猎杀者：请即刻到日本运行此项命令

“啊！什么呀，怎么可以这样！”那身影开口咒骂。

她可是正值青春年华的高二学生，他们以为她不用上课啊！她微带怒意的敲打着键盘。

注意：十秒后将自动中断联系，开始倒数，十、九、八……

在计算机失去联系的同时，那道身影也在瞬间消失无踪。

第一章

星河集团是日本黑道组织“阎夜”旗下的大型财团，它利用阎夜的力量迅速成长，至今势力遍及日本各地。组织中的长老很有远见，为了避免后继无人，便四处网罗天资优异的孤儿及儿童，组成“FROZEM”加以训练、培养，并利用他们来解决蓄意挑衅，对己不利的人。

大约两年前，几名长老决定退居幕后安度余年，便由这里他们精心栽培的人才中挑选出七名菁英分子，接手企业和组织的管理。这个由七人组成的核心小组名为“七曜”，分别以“日、月、水、火、木、金、土”为代号。

七曜掌管大权之时，由于七人的年龄太轻，引起原先臣服的帮派及道上大哥的不满，妄想夺权造反。在屡劝不听的情况下，七曜领着 FROZEM 采取铁血手段，给与叛乱分子严厉的惩戒。不到半年时间道上又归于平静，各帮派全乖乖伏首称臣，从此无人敢小觑七曜的能耐。

日本成田机场

在熙来攘往的人群中，有个女孩独自坐在大厅的

关火撩我心

沙发上。娟秀的脸庞带着些微的孩子气，乌黑飘逸的秀发、清纯的气质令过往的人忍不住多看她几眼。她便是出现在金阁女中计算机教室里那道身影的主人，也就是七曜中的“火”——李若彤。

李若彤甩了甩及腰的长发，再次望向大厅的时钟。

“十点二十五分。”蹙起的眉显示出她心中的不悦。“搞什么啊！说好十点会派人来接我，到现在连个鬼影子也没有。”

哼！要她请长假她已经很不爽了，他们居然还敢迟到。

“小彤！”一个软甜的女声响起，将她满腔的不满全打散了。

啊！这声音是“月”！

李若彤将目光扫向声音源，只见一个美艳的女孩带着甜美可人的笑容，身旁伴着两名西装笔挺的男子向她走来。

“静凌！”李若彤连行李都不顾就冲向前去，抱着七曜中的另一名女性成员，高兴的又叫又跳。“好久没见到你，我好想你喔！”

丹羽静凌轻轻挣开她的怀抱，与她寒暄几句后，瞥了眼被闲置在一旁的男子，笑道：“小彤，你是不是忘了向两位帅哥打声招呼？”

唉！有这个必要吗？李若彤心不甘情不愿的转身面对他们，“嗨！好久不见，近来可好？”

关火撩我心

左侧戴着银色细框眼镜的斯文男子只是温文的笑了笑，对她的取笑丝毫不以为忤。他是七曜中的“水”——白浩伟。但右侧的“木”——傅青汉可就没这种雅量了。

“小鬼，你怎么可以这么说，太让人伤心了。”他夸张的捂着胸口，一副大受打击的模样，逗得大家呵呵直笑。“亏我还好心陪静凌来接你，你竟然这样对我。唉，你真是太令我失望了！”

“少要宝了！”李若彤轻蔑的冷哼一声，“我认识你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，若是浩伟这么说我还相信，你？哈！天要下红雨了。”

见他们又杠上了，丹羽静凌维持一贯的微笑，在一旁等着看好戏。

看着白浩伟猛点头，傅青汉佯怒道：“喂！白浩伟，你点头点个什么劲，别忘了这小鬼害我们痴痴他等了三十分钟。”

他的话可把李若彤心中的不悦挑了出来，她一手叉着腰，另一手指着傅青汉，忿忿道：“你不说话，我倒忘了。明明讲好十点的，你们怎么那么晚来，害我呆呆的坐在这半个钟头，过分！”

傅青汉先是一愣，随即以手覆面长叹一声，“唉！小鬼，麻烦你、拜托你、求求你稍微改一下胡涂的个性好不好？我们是约十点没错，但地点是靠近南边的那个门，不是这一个。”真是败给她了！要不是他们跑出来找，还真不知要等到什么时候。

“呃，是这样吗？”李若彤转头询问闲在一旁看好戏的两人，见他们点头后，她不好意思地低声辩解，“这……这也不能怪我啊！这地方门那么多。而且你们明明知道我胡涂，为什么不找个好认点的地方？”

天啊！死的也会被她打成活的，这小鬼还真会扯。傅青汉无奈的翻翻白眼，“台湾的女孩都像你这样伶牙俐齿吗？”

“嘿嘿！”李若彤干笑两声，随即扯开话题，“我们快回去吧，让其他人等久了我会不好意思。”

想转移话题？他才不会让她得逞。傅青汉暗忖。

“小鬼，你怎么不会觉得对我们不好意思呢？再怎么说我也——”

“好啦、好啦，我道歉行了吧！”李若彤不悦他打断他的话。这人怎那么爱计较啊！小气巴拉的，一点也不像个男人。

“哇！好有‘魄力’的道歉方式，吓死我了。”傅青汉拍拍胸脯，邪笑两声。正当他准备再度开炮时，丹羽静凌忽然抓起他的手甜甜地笑着。

“你的手可以借我一下吗？”

“当然可以，我从来不拒绝美女的要求。不过，你借它要做啥？”为了以防万一，还是谨慎点问一下比较好。

每当静凌笑得特别甜，让人不忍拒绝的时候，就会有人遭殃。不过，遭殃的若是外人也就算了，令他不解的是，为什么多半遭殃的人都是他？上次是拉他

的手去测锅子够不够热，上上次是把他的亚曼尼西装拿去缝成抹布，这次呢？

“堵你的嘴啊，长舌男，不可以放下来喔！”她边说边动作，然后拖着他向外走去。“先回去再打，我们耽搁太久了。”

李若彤松了一口气，还好有静凌在。那个死青汉嘴巴最坏了，只要一抓到别人的小辫子就会乱叫个老半天，真搞不懂怎会有那么多女人喜欢那个花心大萝卜？除了那张面皮外，那家伙根本一无是处嘛！

不过，人家不都是说火克木吗？为什么那死木头不怕她？反而好像比较怕静凌，那不就变成月克木了？

“你怎么了？”白浩伟看着站在原他陷入沉思的她，关心的问：“身体不舒服吗？”

李若彤抬起头，眯起眼睛直盯着他瞧。

还是水好，长得斯文俊秀、风度翩翩又很温柔。年纪虽轻，却已是跨界有名的医生，当他的老婆一定很幸福！

白浩伟被看得浑身不自在，抬手摸着脸，好奇的问：“我脸上有什么吗？”

李若彤连忙收回审视的目光，摇头道：“没有，没事，快跟上去吧。”

等大家都坐上车后，傅青汉由后照镜看着李若彤，“胡涂虫，东西带齐了吗？”他必须再确认一次，没办法，他们实在是对她没信心。

李若彤不悦的瞪了他一眼，“罗唆！你哪来那么多废话啊？我怎么可能忘记东西？还不快开车。”

这只爱多管闲事的死“鸡公”，为什么那么不信任她？虽然她“偶尔”会不小心遗忘或记错，但那是在东西很多、事情很杂的时候才会发生。这次来日本可是来办正事的，除了衣服以外她什么也没带？行李简便得很，她才不会忘记……带行李呢？

“啊——”

傅青汉一听见她的叫声，二话不说他将车掉头开回机场。

“是谁说不会忘记东西的呀？”他一脸奸笑看在李若彤眼里觉得万分碍眼。

这下完了，回程的路上准会被他笑死的，谁来救救她啊！李若彤在心里哀号。

历经一番折腾后，李若彤一行人终于回到阎夜总部。遍植的枫树、花草，将古色古香的建筑物，衬托得既高贵又典雅。除了戒备森严，围墙高耸外，实在看不出这里竟是阎夜的总部。

“奕，我们回来了。”丹羽静凌朝会议室里那个高大挺拔的身影走去。

“辛苦了。”代号为“日”的仇奕向白浩伟、傅青汉领首致意。冷酷的脸在看向丹羽静凌时，有些许融化。“等很久吧？”他轻声询问。若形的健忘和缺乏时间观念是众所周知的。

“不会。”她回他一个甜美的笑容。

关火撩我心

李若彤在一旁窃笑着，看来她不在日本的半年里，静凌和仇奕的感情进步神速喔！

傅青汉则紧盯着白浩伟，两人眼神交会时，白浩伟淡淡一笑，眼中闪烁着复杂难解的光芒。

“好啦，现在各位可以告诉我，为什么紧急找我回来？”李若彤椅子都还没坐热就开口问道，不过她的眼睛始终不敢看向仇奕。因为那位仁兄实在是太冰冷阴沉了，亏他的代号还是日啊！

“你丢下一切跑回台湾也有半年了，回来看看我这个帅哥也是应该的吧！”傅青汉搅拌着咖啡，不爽的斜睨她。

这死没良心的小鬼，回台湾后连通电话也不打，好像销声匿迹般。为了避免她遗忘这地方，他们只得召她回来了。

“就为了这个原因找我回来？”李若彤诧异的叫嚷。

“你既然身为七曜的一员，就得承担应尽的义务。”仇奕开口道。以往因为她的年纪尚小，他们极少让她接触组织的事务，但这并不代表她可以什么都不管。

仇奕冰冷无起伏的声调，让她不禁打了个寒颤，所有的不满和疑问顿时消失。

“我了解了。”李若彤乖乖的点头，一副被吓坏的模样。

傅青汉伸手搭上仇奕的肩，“噢！别这样子嘛！

老大哥，你看你把我们的小妹妹吓得屁滚尿流的，待会人家来打扫会扫得很辛苦呢！”

他讲得十分开心，却换来大伙的白眼，李若彤更是气在心里。

哼！真是“感激”他的帮忙啊！

“你不讲话，没人会当你是哑巴。”丹羽静凌拍掉他搭在仇奕肩上的手，顺道赏了他一拳。

李若彤跟大伙闲聊几句后，借口要回房放行李，便一溜烟的跑了。

“这小鬼今天是怎么了？吃错药啦？”傅青汉错愕的看着她的背影，十分疑惑。平常她都会跟他互相切磋较量的，怎么今天讲没几句就跑了？真是奇怪！

“我跟去看看好了。”

丹羽静凌快步追上她，轻拍她的肩膀问：“你怎么了？”

“没有……唉，好啦，我打就是了。”对上好友逼问的眼神，李若彤只得一五一十的招供。“其实也没什么，只不过……呃，你也知道的，仇奕的眼神实在冷酷到了极点。唉，我真的很怕他。”

“怕？”丹羽静凌讶异的扬眉，几乎失笑。“奕只是比较不爱笑而已，其实他人很好的。”

“他人好？”李若彤不自觉地提高八度音，而后又警觉的压低声量，“静凌，你被他蒙骗了。”

认识仇奕也有八年了，她从没见他笑过，平日话又不多，整个人无时无刻散发着寒气。

“静凌，你还是考虑换个人吧！”李若彤清秀的脸庞写满担忧，“你这样会被他欺负的。”

她话才说完，傅青汉不知打哪冒了出来，笑睨着她道：“喂，小鬼！人家是劝和不劝离，你怎么反其道而行？仇奕也是有好处的，夏天若有他在身旁，会感到无比的凉爽。”

静静看了他一会儿，李若彤语重心长的对好友说：“静凌，其实我现在想想，仇奕也不错，至少比上不足，比下有余嘛！”她刻意瞄着傅青汉，明白的告诉他，他就是那个“下”。

“喂！你什么意思啊？怎么可以贬低我？信不信我哭给你看。”他威胁道。

李若彤理都不理他，迳自拉着丹羽静凌进房，不理门外凄厉的哀号声。

她走到椅子旁坐下，长长的叹了口气，“说真的，为什么找我回来？”

“奕认为你该开始学习组织里的事务，碰巧最近有个简单的任务，他便指派给你处理。”

李若彤低着头不作声。

“你不想回来？”丹羽静凌有些明白的看着她。

没错，她并不想回来。并不是讨厌组织里的人，也不是痛恨这他方，她只是无法适应。

虽然被长老选为七曜之一，但她从未实际参与组织有关的事务，因为她不愿去接触人性黑暗丑恶的一面。

丹羽静凌在她身旁坐下，拍拍她的头，在心里叹了口气。

唉，或许是他们用的方法错误了。

小彤自添加他们以来，一直受到严密的保护，因为她的年龄最小，也因为她的思想过于纯真幼稚。但或许过度的保护，让她无法接受黑暗面的事物。

七曜的成员个个身手不凡，在必要的时刻会采用非常手段，即使造成伤亡，也不会有任何感受。但小彤不同，她会难过、会害怕、会内疚……一切不该有的情况反应她都会有。

或许多愁善感的她，并不适合这条黑暗之路，但事到如今，一切都已不能回头了；每个人都一样。

枫树林中，丹羽静凌靠在仇奕宽阔的怀抱中，神情慵懒。

“奕，你明天要到雅典开会，怎么不早点睡？”虽然这么说，她却一点起身的意思也没有。

明天一早他就要到雅典，此次一别长达两个月，不趁现在多多相处，还要再等上好久才能见面。

仇奕搂着她静默片刻，若有所思的开口，“我们之中若出现叛徒，你会怎么做？”

她直起身，略显讶异的扬起秀眉，“为什么这么问？”

“只是想知道你会如何处理。”

“杀了他。”丹羽静凌靠回他怀中甜甜的笑着，“这里是我们成长的地方，我不许任何人破坏。所以

不论是谁，只要是阻碍，一律杀无赦。”

“是吗？”仇奕撩起一绺她的发丝，轻轻印上一吻。

“你还是一样，喜欢吻我的发。”她轻笑着。双手一勾，在他的脸颊上轻印一吻。

仇奕健壮的手臂缠上她纤纤细腰，埋首在她的发丝中吸取独特的清香，两人相依偎的度过离别的前夕。

夜降临了，浓重的黑幕笼罩着繁华的都市，五光十色的霓虹灯虽然将夜点缀得更美丽，却也激出潜藏在人体中的邪恶因子，黑暗的气息四处流窜。

路旁一辆黑色跑车里，白浩伟和傅青汉看着后座的李若彤做出击前的准备。

只见李若彤头上顶着一头红色松发，脸上精致的皮面具上画着时下最流行的彩妆，黑色紧身短裙勾勒出玲珑的曲线。此刻的她，看起来像极了阻街的风尘女郎。

“这面具做得好真实，简直是惟妙惟肖。”李若彤看着镜中那张陌生俗丽的脸孔，再一次为丹羽静凌高超的易容术所折服。

“月，你真厉害。”白浩伟透过通讯器，向在总部指挥的丹羽静凌致上最高敬意。

“过奖了，水。”

平常七曜成员之间均以名字相称，一旦出任务，则改以各人的代号互称。

“小月，你太谦虚啦！这种化腐朽为神奇的事也只有你才可……啊！痛死我了！”话尚未说完，傅青汉忽然抱头哀号。

李若彤甩了甩有些泛红的手说：“老兄，你活得不耐烦了是吧！”竟敢打她是“腐朽”，这痞子大概是久没教训，皮痒了。

傅青汉连忙摇摇头，谄媚道：“您大人有大量，高抬贵手，放过我这无耻小人吧。”先逃过这一劫再说！

“嘆！”留守总部的金听到这段对话，来不及咽下的茶水喷到前方闪躲不及的土脸上，吓得他边叫边跳。

“啊！对不起，对不起。”金连忙道歉。

相对于其他人热烈的反应，李若彤只是冷哼一声，继续手上的工作，不再搭理他。

安静不到一会儿，傅青汉又嗓声嗲气地开口，“亲爱的、美丽的、大方的火妹妹，我可不可以问你一个问题？”

李若彤猛然一颤，只觉得浑身寒毛竖起，鸡皮疙瘩掉满地。

傅青汉见她不答腔，连忙装出小媳妇的可怜样，怯怯他问“就一个问题，可以吗？”

她斜眼睨着他，“有屁快放啦！”

呵呵！鱼儿上钩了。傅青汉贼贼笑着，“你的胸